

周禮精華

卷四

□ 12
2904
4



口 12
2904
4

按唐虞無司馬

夏官蠻夷猾夏

征以司寇治之

蓋極治之世不

事兵戎自甘誓

允征六師之名

始見至湯武以

征誅定天下而

主兵益為重職

雖成周之世海

不揚波然容民

畜眾以戒不虞

大易所謹也故

司馬之立不可

已焉

葉文康曰古者

周禮精華卷之四

夏官司馬

夏之為言大也。於卦為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故夏官主兵。象火之炎烈也。其以司馬名者。馬為軍政所急。故制畿曰萬乘。制國曰千乘。制家曰百乘。皆取義于馬。明當儲之有素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五千人。萬有二千五百人。平居則為卿大夫有事則為軍將也。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侯官 陳龍標虛舟編輯



去五味均平藏



兵無專將將無專權六軍之制皆寓兵于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人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道及後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

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者譏專權也聚民而為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為將則將安得而不驕俊卿章氏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若有征討之事則用諸侯之兵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易氏祓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于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于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用兵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七十五人為乘。計一軍一百六十乘有奇。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為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為車三百三十三乘。小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車一百六十六乘。此其大數也。

嘗考其中王畿之賦輕。侯國之賦重。王畿千里。可出萬乘。則六軍者。特用其十之一而已。而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大國一封。可出千乘。則三軍者。乃用其二之一也。而亦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總而計之。侯國之賦。重于王畿五倍。所以然者。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有公卿大夫士之祿。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特輕其賦。以恤之。且天子無所不統。王賦不必自出。有所征討。即用諸侯之兵。則其兵不必多也。若侯國則上聽司馬之調發。下供方伯之號召。則其兵不可少也。然侯國之賦雖重。而調遣之時。必因一方有變。乃調一方之兵。若其方無變。則設而不用者多矣。蓋論稅澶。則九百而取百畝。此先王之所以養民財。論賦澶。則七家而出一人。此先王之所以養民力。不可易也。及春秋時。列國兵爭。各變舊制。始壞于

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士之人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畧見于經可攷也平王出成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成申許亦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

齊之內政。繼壞于晉之州兵。楚之乘廣。而魯人亦作工甲。鄭人亦作工賦。下逮戰國。尤不可問。蘇秦謂齊宣王云。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不待發于遠縣。而卒已二十一萬。是直盡數用之矣。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御寓于禮。干戚寓于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民皆敵愾。仗節之士。官皆折衝禦侮之才。有事驅之行伍。事已歸之田里。父死子繼。無召募之煩。自耕自食。無廩給之費。將無握兵之患。兵無屯戍之勞。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用此道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制侯甸男采衛之畿。封公侯伯子男之國。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蓋鄉遂九畿兵財皆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

而疆土以正。設宮室車服之儀。辨尊卑貴賤之位。而名分有等。有善行者進之。有治績者興之。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詰暴亂。所以糾繩列辟也。施貢各隨所有。分職各視所能。所以責任財力也。簡民之強弱。稽民之眾寡。而眾可用矣。均其地之守。平其法之則。而俗相安矣。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而和親可致矣。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孫氏曰。司馬統六師。宜先言九伐之灋。而先以九灋者。九灋脩明。諸侯自不敢侵。敗王略。至不得已始用兵也。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壇。謂出其君置之空壇之地。而更立賢君也。削其封土。明不能有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

也。潛師以侵掩其不備也。誅其身以正其罪也。殘其肢體罪不容于死也。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杜者隔絕內外不得復與人通也。滅其類如草木之除其根也。

正諸侯之罪謂之伐。蓋王國者樹之本也。諸侯其枝也。語云去其枝者傷其心。故聖人慎之。苟罪不可赦。然後聲以致討。是謂去惡木以扶嘉種。安得有殃民之事乎。即九法九伐之政。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

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司馬之九畿職。方謂之九服者。畿言其有界限。服言其服王事也。

自侯畿至衛畿

中國之地所謂

疆以周索也。自

蠻畿至蕃畿四

夷之地所謂疆

以戎索也。

男者。任也。任天子之職事也。

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蕃畿。蕃者。其地最遠。藉以為藩籬也。

六經輿論云。周官言九畿。與禹貢言五服不同者。

禹貢之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周官之方五百里。

自其兩面數之也。蓋周之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

侯畿。甸畿。即禹之侯服。周之男畿。采畿。即禹之綏

服。周之衛畿。蠻畿。即禹之要服。周之夷畿。鎮畿。即

禹之荒服。周之蕃畿。則禹九州之外境也。而國畿

不在九畿之內。其外九畿。大抵周之二畿。當禹二

服。惟蕃服增于禹貢之五百里耳。然益稷篇云。外

上地食者參之二
即遂人之田
百晦萊五十晦
也中地食者半
即遂人之田百
晦萊百晦也下
地食者參之一
即遂人之田百
晦萊二百晦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

兵賦也。地有美惡，民有眾寡。上地可食三之二，則不可食三之一，其家可供七人，故用

三人為兵。中地可食半，則不可食亦半，其家供六人，故二家供五人為兵。

下地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

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劉氏敞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二人。正竭作其羨于四時之田，而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為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為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罔差，操縱之而進退用命。及其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無不精悍彊毅，軍無闕數，戰無敗事，皆由教之者素養之者裕也。聖人之慮精密如此。

中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

振旅謂振起其師旅也。植熊虎之旗，期民于其下也。平其列以為陳，如戰之陳也。

鼓鐸錡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路賁皆以

統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執晉鼓，晉以進。師帥執提，提，馬上鼓，有曲木

統五百人。

旅帥執鼙，鼙，騎上。卒長執鐃，鐃，以

通鼓。節，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朔

通鼓。節，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朔

之節，遂以蒐田。蒐，猶搜也。春時鳥獸字

有司，肆師甸祝也。表

禘，誓民鼓。擊鼓進。遂圍禁，禁，進而圍之也。厲

春田草木多，獸易藏伏，故以火弊也。祭社以土方，施生而有所祈也。

獻禽以祭社。

李氏嘉會曰：兵事以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為本。武王誓師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武侯八陣進皆進止皆止，所以不可破。

也荀子云齊之技手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者以此

芟舍所以習習戰也盛夏暑氣炎熾馳驟終日則人怠馬煩軍容為之不肅矣故教以芟舍而苗以車弊取物甚希禮成而人

不勞事舉而時不費凡此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賈公彥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也秋以出兵為名象嚴威也

康侯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以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以孝而順天下。故春教振旅以蒐。夏教芟舍以苗。秋教治兵以獮。冬教大閱以狩。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先王定農隙以為時。度閒曠以為地。而取物之中。又行以仁愛之意。而民物之不得其所者寡矣。

中夏教芟

芟舍。草宿也。軍行至夜營壘于野。防禦尤嚴也。謂數擇其車徒。謂校錄其軍器。

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

撰。選也。

車徒讀書。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六者必書其官與名氏者。夜事。夜守之事。夏田。書則目相視。可別其旌旗。夜則聲相聞。只辨其名號也。以辨軍之夜事。其他

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澧。車弊。獻禽以享。同禴。

秋教治兵。象金氣肅殺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謂孤卿之游眾者。謂鄉遂大夫士。縣鄙之吏。

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澧。羅弊。致禽以祀。禘。作方。

仲冬農隙。故講武之法。尤詳于三時。大閱。大合兵。而習戰也。羣吏。謂鄉師以下。萊。除草。以便馳驅也。表。立表以正行列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澧。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

前期戒眾既戒而後至者必誅陳師誓眾既誓而違命者必斬軍法尚嚴故也田法之壞久矣春秋中如晉文之蒐于被廬晉悼之蒐于綿上雖未必盡合于古猶有禮讓之遺風焉如魯之狩于郎蒐于紅蒐于昌闕蒐于比蒲則無一可取更有玩細娛

而不圖大患者田于貝邱齊襄遇禍狩于州來楚靈不返晉厲因奪豕而發難衛獻因射鴻而出奔此則太康窮羿之續耳與所謂昭文章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者不判若霄壤哉

在南者為前表在北者為後表建旗後表之中謂五十步表之中央也

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

鑄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

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

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以上言車徒初至中軍以鼙

令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帥旅帥也兩司馬也振鐸以作眾也作旗使車徒之坐者皆起鼓人

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

又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皆行者從第一表行至第二表也掩鐸口而振之為鹿

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掩鹿鐸羣吏

弊旗車徒皆坐此一節象陳初又三鼓振鐸作旗

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

初此一節象陳既發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此

此自第三表行至第四表也聲鼓以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一發徒一刺三發三刺則其起

戰愈勇之事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

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此一節象勝遂

以狩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

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

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馘車

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鼓曰馘譟謹也象克敵權呼也冬田草木黃落利人馳逐故以徒弊饁饋也饁獸于郊祭四方

取左耳將以計所殺之多少而論功也及所弊至旗仆處也疾雷擊

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大獻于公

而復邀逆其前令不出圍也表貉立表于陳前而祭始為兵者

冬田曰狩者言盡守而取之無所擇也

既陳既成行列也驅逆者驅出禽獸

此一節象勝遂

此一節象陳初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此一節象陳既發

之神也。烝，眾也。冬，田獲獸多，故于宗廟行盛禮焉。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始用，無故而習之，是習殺人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祔祀，祈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此三代之兵，所以不戰而自不弱也歟。

周禮田瀆，似詳于冬狩，以文義攷之，亦四時所並用也。請以蒐田明之。其曰以旗致民，即冬狩所謂司馬建旗及弊旗，誅後至等事是已。其曰平列陳，即冬狩所謂陳車徒，斬牲聽誓等事是已。其曰執鼓執金而繼之，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鞶令鼓以下三節是已。其曰有司表貉，即冬狩所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及有

司表貉于陳前等事是已。其曰鼓遂圍禁，即冬狩末節所謂中軍以鞶令鼓，車徒皆作，繼之以大獸，公小禽，私是已。合觀四時之田，主于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觀司馬以旗致民可知矣。主于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觀各書其事與其號可知矣。

及師，出師之日也。大合軍，司馬奉王命以行征討也。行禁令，申其九伐之命也。大師，王親征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

戒令以飭將軍，致聚眾也。比較次也。

掌其戒令，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

眠戰功也。

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越以

先猶導也。愷，樂奏勝之樂。獻，獻功于社也。

先愷樂，獻于社。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大射，王將祭，射于澤宮，以選賢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

魚牲也。授戶

古香閣

按兵雖曰凶器，然先王必講之，有素其審敵也，循進退坐作之方，其合戰也，守旗物，金鼓之節，步伐不愆，止齊有法，初未嘗掩人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

遇齊侯則奉觴
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胄趨風
好以整好以暇
雖危迫之中亦
彬彬有禮焉未
世用兵多以機
智相尚故設覆
以待之未陳而
薄之攻其偏以
攜之伐其交以
孤之蒙臯比而
犯之燕燧象以
奔之罪人屬劍
以誤之長鬣奮
呼以亂之多鼓

其祭

賓所當祭之物也

文康葉氏曰。司馬治軍掌兵也。今乃言掌邦政。而不言兵。政正也。以正而下帥不正也。故詳其職。首以建邦。九瀆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使固封域。等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勉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維。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貢則無曠土。用之以簡稽。則無游民。均守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比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無有不正者矣。于斯時也。有不得已。隨其罪之小大輕重。而以九伐之。灋正之。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示民以用武也。又況軍藏于六鄉。而弗謂軍。將藏于六卿。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邨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

鈞聲以震之。見舟潛師以惑之。大都皆詭譎存心。陰謀取勝。求諸堂堂正正之舉。渺不可得矣。

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大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于政象之垂。汲汲于政職之施。而于兵政若不敢專焉。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可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于是乎有治兵之灋。以武事之不可示民。于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蓄將不為不豫。故徒役可盡起。而所調惟一人。鄉遂皆為兵。而所制惟六軍。愚故因小司徒之令賦。而知先王之不忍用民。因大司馬之掌政。而知先王之不樂用兵。

中大夫二人

小司馬之職掌

鄭康成曰。此下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

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而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使習磬。控驟馳之節。設

軍司馬

下大夫四人。闕

行司馬以整戎

輿司馬闕

齊之數所謂不

行司馬闕

折衝也楚之強

先王立灋以明示人獨軍旅之制曲加掩諱井田

也卒乘輯睦日

之畫皆軍政也而屬于掌教之司徒四時之田以

夜無懈隨會憂

習戰也而獨變其名曰蒐苗獮狩吉凶軍賓嘉皆

其難支晉之衰

所以為禮而儀禮不以軍而並列獨藏于大司馬

也公乘無人卒

號司馬灋周禮六官于庶官庶職繼悉畢具而小

列無長叔向歎

司馬之職僅舉其畧軍司馬三官徒列其名得非

其不競則知周

軍灋尚密而權謀術數非所以為教邪○或謂三

公整軍經武之

司本無專官特當用兵時量材辟置故不詳其職

法雖百世不可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故其教已詳于大司馬不欲

易矣

多設其官貽黷武之譏也

土地之賞本于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

司徒今司勳之

職不屬司徒而屬司馬者蓋軍

功之賞不可踰

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

時予之速則人

功者銘書于王之常績紀于大常是也**祭于大**

心勸報之緩則

烝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司勳詔之**

人心疑夫苟事

司勳掌凡賞功之灋不專主軍功而司馬主征伐

功見嘉于司馬

則淬勵將士激昂人心尤重軍賞故特以司勳列

而爵賞反勤于

司馬之下

司徒則趨事赴

文康葉氏曰先王行師以軍賞為急甘誓有用命

功者怠矣後世

之賞鳴條有從誓之賞牧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

帛則問祖宗千里之金湯則不問豈不可為浩嘆哉

天官書房為天駟蠶書蠶為龍精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恐傷馬也

始。豈若後世書券之符方割。而菹醢之誅已隨。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吁。司勳賞地之澧。固已不敢望。而司寇功辟之議。亦豈無可宥者哉。

中士二人。質平也。買馬而平其價也。量量其高下。而知其材之所宜也。戎馬以即戎。田馬以田獵。駑蠶。書蠶為龍。精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恐傷馬也。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馬皆以物賈。禁原蠶者。

周之馬政。養于井牧。賦于止乘。馬之在民者。無不足之慮矣。至于公馬。則又設馬質一官。以買之。蓋以馬為戎政急務。不容以緩圖也。夫房為天駟。祭之以敬其神。辰為龍蠶。禁之以蕃其類。潔泉豐草。除蓐涼序。以宜其性。教駢攻駒。阜蕃馴擾。以就其才。先王于馬政。委曲詳細如此。宜其四驪濟濟。出征奏薄。伐之勲。四牡龐龐。行狩賦軍。攻之績也。

下士二人。量人主以丈尺度地者。建國之法。謂辨方正位也。分天下為九州。首營王國之城郭。與王后之六宮。市在後朝。在前道。巷以往來。門以出入。渠以通水。皆量其廣狹而為之制也。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

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謂造三等采地。亦如其灋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壘軍壁舍。軍帳也。王師所在。亦設市朝。眾所聚為州。所由為涂。軍社軍中之社。里謂量其里數也。

明齋。王氏曰。師眾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灋。中軍倍于四正。以為提挈。張弛。四正倍于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別有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眾之地。後有市。以為眾兵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畧如國中之制。凡安營皆然。但軍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耳。

下士二人。小子主祭祀之小事。羞進也。羊肆。豚解也。羊殺體解也。肉豆。切肉于豆也。珥。珥裁之祭。小子。掌祭祀羞羊肆。鬻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

豚解謂四段解之宗廟朝踐獻

所求福之祭

沈埋沉辜，醜辜，侯，禳，禳，御禍，飾牲者，以文繡被牲體也。

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羔，小羊也。飾羔，飾之以纁，示敬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

法羊賓客羊禮之法所用也。

其灋羊。

下士二人，舉火曰燿，行猶用也。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

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檀，冬取柞檀。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

取柞檀，冬以救時疾。

火不得宜，則足以致疾，順時用之，所以救疾也。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出之

以宣其氣也。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納之以息其氣也。

同。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

祭始舉火之人也。

明齋。王氏曰：凡物之生，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

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陰之極為冰之寒，

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然火有出入，出太早則過

盛而為裁，伏太遲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之所以

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啓，藏之以抑伏，藏之火，啓之

以發沉伏之陰。此冬春之所以藏冰開冰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

上士二人，人工所為曰固，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溝池深于外，則城郭固于內外，又設

渠以通水，植木以為界，皆所以為固者也。

庶之守，設其飾器，以聳觀瞻，備非常也。分其財用

稍食以養守者，任萬民以共浚築之役，用材器以給守禦之需。受法于掌固也。

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

通守政。

謂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

王氏曰：先王之世，道德明，仁義脩，然後掌固之守

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而不以道德仁義為本，委

而去之，雖有長江天塹，何足恃哉。此魏武侯保西

河之固，而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職是故也。

山林之阻，則為之開鑿，川澤之阻，則為之橋梁。

先王于井田中，

寓有無形之險，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周曲，豈非

古香閣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焉五溝所以通水道即有沮洳之艱五涂所以

而道路無不達矣

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畛塗道路也植林木作藩落于溝涂之上用

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

守禁而達其道路

折之阻樹之林所以固畿封即有遮隔之限是故敵騎不得長驅戎車不能驟至此盡東其敵齊人所以責晉也

明齋王氏日記曰城郭溝池以為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言之在國曰固在野曰險固者人工所為險者地利自然蓋司馬握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實攻守大計二官所以並屬于司馬也

中士八人
掌疆闕

易氏被曰王畿所屆謂之疆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審矣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疆眾相陵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

秋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脩也

上士六人候人主候迎賓客者道治道路之治也禁令防奸宄之法也方治謂四方有來治國事者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下士六人環人巡察內外若環之相掌致師兩軍將戰先使勇

環人循而不窮故曰環人掌致師力之士犯之激其來戰也

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謀賊訟敵

國揚軍旅降圍邑

壺所以盛水井成懸壺其上使軍中知取水處也轡所以駕馬軍所止宿處挈轡以表之使軍中知所舍也挈壺氏刻者

挈壺氏刻者

以令糧各以其物為表使之共曉也凡軍事懸

鄭剛中曰夏官環人掌巡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皆以循環往來為義

壺所以盛水井成懸壺其上使軍中知取水處也轡所以駕馬軍所止宿處挈轡以表之使軍中知所舍也

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于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

轡所以盛糧于置糧會處挈轡以表之使軍中知

周禮卷四

卷四

三

魏氏校

為百刻以百刻

所取糧也

定長短而分晝

夜于是立挈壺

氏之職焉後世

不脩其職遂致

不能晨夜不夙

軍中擊櫓夜守有更漏則可以次更迭矣

則莫此詩人之

所刺也

下大夫二人，王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公卿大夫亦與焉位始入見君之位也北面所以答君也

樂清王氏曰朝

士外朝之法孤

卿大夫同西面

射人司士二職

法謂禮儀也

則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者三孤

無常職時乎與

卿大夫同又時

序聚櫓同析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

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

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豨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

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節先以聽七節

節先以聽七節

者三節先以聽

者三節先以聽

五節者一節先

五節者一節先

以聽皆留四節

以聽皆留四節

以乘矢拾發云

以乘矢拾發云

言節者應侯道

言節者應侯道

之數也如九節

之數也如九節

者侯道九十弓

者侯道九十弓

七節者侯道七

七節者侯道七

十弓五節者侯

十弓五節者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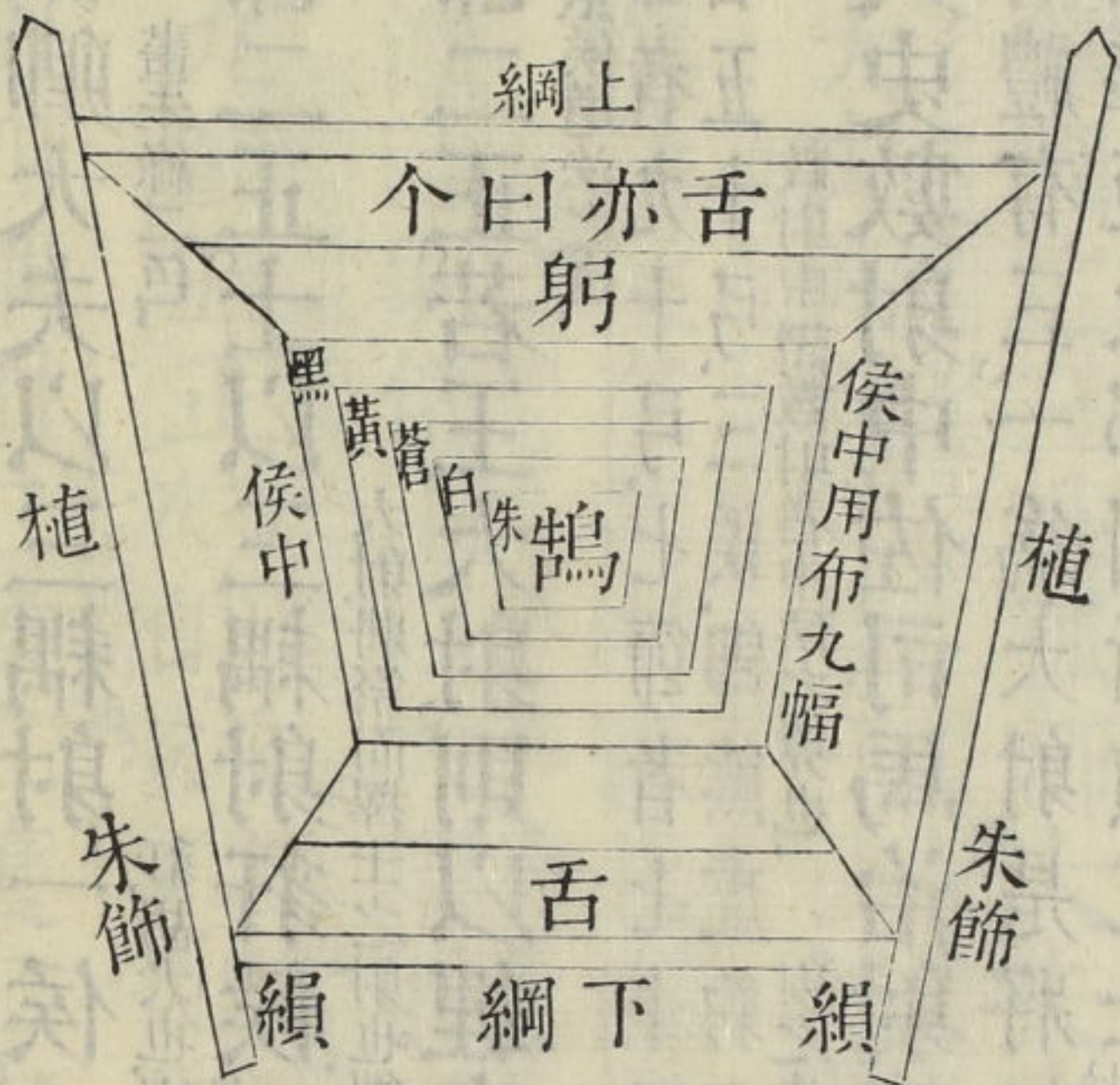
乎與卿大夫異

乎與卿大夫異

道五十弓是也
王明齋曰古者
六畜未擾必射
以祭後王于祭
祀猶親射其牲
所以存古者始
佃之禮且以致
親殺之意也

是也。三為燕射。謂燕息而相與射。梓人所謂張獸
侯而王以息燕是也。三射天子諸侯大夫皆得行
之。惟士無大射。

射侯圖



侯制有鵠有中有躬有舌有
綱有緝有植侯中用布九幅
幅丈八尺中畫五采之色所
謂正也鵠以虎熊豹皮為之
旁即以其皮為飾中之上下
為躬躬之上下曰舌亦謂之
个舌上下各有綱綱以繩為
之持綱曰緝諸圖只畫其大
槩唯林膚齋就圖加注最為
分明此圖即仿其意繪之

服不氏象王者

下士一人。服不者服不服之獸也。猛獸熊羆虎豹之類。擾馴也。教習之使馴服也。

伐叛柔服之義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

故列職于此

抗舉也。賓客來朝其庭實有虎豹之皮則舉而藏之。乏制如屏風所謂容也。待獲射中舉旌以唱獲也。

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下士一人。鳥鳧雁之屬中膳羞者。祭祀主潔淨。毆鳥鳧意其污穢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鳧。凡賓客會同軍

意慮其喧囂也。

旅亦如之。

下士一人。羅以羅網捕鳥也。蜡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羅網之細密者。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同中春羅春鳥。獻鳩以

化為鳩。二者皆變舊為新用以養老。順生氣也。行猶頒賜也。羽物鴉雀之類。

養國老。行羽物。

下士二人。禽鳥可以共祭祀備膳羞者非一種。掌畜收而養之。阜蕃使各遂其生。教擾使咸順其性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共鳥

物。共膳獻之鳥。卵鳥。雞鶩之屬。其卵可薦者。鳥物。鴉鳧之屬。以時而來者。膳獻之鳥。雉鴉之屬。

其將止也

蓋順其始殺與

年二時行羽物

卷四

六

古香閣

剛中鄭氏曰先王制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其事皆屬至微然鬼神之祭祀人君之膳羞賓客之禽獻皆于是取焉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肅國體而尊天王也故事雖微而不可缺

劉氏義曰太宰

下大夫二人

版名籍也

羣臣有黜有陟則其數有損有益每歲登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矣此又詔王治者太宰詔之于歲事之終司士詔之于論定之始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

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

東萊呂氏曰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辨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

賈疏朝士外朝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犬右大僕從者在路門

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

揖士旁三揖王還旋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

內朝皆退

魏氏校

與此立同也
公卿大夫等
在路門外
在路門內
之嘉事在焉
陳氏禮書曰
朝之灋司士
世子公族朝
之玉藻朝服
則文王世子
子庫門之外
宰夫司士掌
侯亦有路寢
藻所謂路寢
外朝也玉藻

按天子之居五門最外為臯門。臯門內為外朝。王者詢眾庶聽獄訟在焉。朝士之所掌也。其次為庫門。又其次為雉門。又進為應門。又進為路門。治朝在路門外。王者日視朝在焉。司士之所掌也。燕朝在路門內。故又稱內朝。王者退居聽政與圖宗人之嘉事在焉。大僕之所掌也。
陳氏禮書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灋。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即內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內朝。則為外朝明矣。

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祭統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

掌國中

士治士之位。王國者則治其進退損益也。凡其戒令。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

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

長幼有序。據此則不獨同姓為

俎豆。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然凡賜爵者皆視此矣

文康葉氏曰。唐虞三載而後考績。成周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他若小司徒以三年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賓興。豈非以三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敘乎。漢時有一歲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穹官隆秩。可以立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

古香閣

徒官者。底僚下吏。無由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

公卿大夫士聽

下大夫二人。

諸子。掌國子之倅。

倅。副貳也。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于成均者。為國子。其庶子則為

亦聽于大子其

之副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

子佐守于內此

戒以警之。令以諭之。教以其誨。治以其事。辨等者。以其父之爵為之。等。正位者。敘其

齒而為之位也。大事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類。惟太子之所用也。

內外所以相維

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

休戚所以一體

車甲所以備戰伐。卒伍所以立部隊。有司所以供統帥。坐作進退。如

也

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李氏觀曰王者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凡國

之師非直與于

翟之器。政事謂車田守衛之事。其事但及于國子。其游學未仕者。則存之。使之脩其德。學其道。以

閭里而又取諸

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

貴富宜有報上

之心況學習道

藝孰不知忠孝

之美任以金革

自與負利忘恩

者不同矣且太

子將為君國子

將為臣君臣之

分未定而恩義

早已相接則今

日之游倅未必

不為嗣王之將

帥也

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成其材焉。春則合之于大學。秋則合之于射宮。其材藝優者。則進而用之。否則退之。使更習其業也。

夏官司勲。而下。則司士諸子。二官皆重職。以其一

掌羣臣之版。而進退百官。一掌國子之倅。以羽翼

太子也。司右統勇力之士。亦係王朝捍衛之職。故

列諸子之下。與虎賁相次焉。

芸閣呂氏曰。古之為國者。其使君臣一德。非一日

資也。學相同。則好相合。事相同。則情相信。故王太

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共學。國有大事。則帥

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是太子雖未為君也。

而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

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奕世者。不為不豫矣。

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伯也。地

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也。夏官則諸子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

焉。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

同姓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大司樂樂師大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隸焉。其曰國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兼及國子之倅也。諸子所掌則專養其倅而教之。惟國有大事則帥而致于太子。有甲兵之事則治以軍灋亦兼及國子。蓋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掌者國子之教也。使帥而治甲兵則褻矣。故別以屬諸子也。

郝氏曰凡車三三為小偏三五為偏五五為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為卒又謂廣是合一師之車也。五偏為伍凡一百二十五

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宮正宿衛之士統于大宰所謂郎衛也。虎賁八百人屬于司馬所謂兵衛也。周家六軍之外備禁衛者惟有此職。不曰徒而曰虎士則非但以雄捍稱能可知矣。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

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則軍旅之事有先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制于官府亦無所奮其私門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

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

書以使之四方。

康侯胡氏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並稱以其朝夕近侍至尊非得端人正士不足養成君德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蓋以諸侯貴胄入典親軍勳戚世臣總司禁旅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後

世乃以從軍旅。諸侯失舊制矣。

虎賁旅賁皆曰

中士二人下士十六人

王乘車而出則以下士十六人執戈盾夾車而行

車止持輪

氏蓋世典其職者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使王車安固也

祭祀會同賓客吉事也則吉服而趨

軍旅戎事也則甲冑而趨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

趨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為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勵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衛皆世臣良士焉有此患哉
浚儀王氏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灋戒也

惠半農先生禮

說云官以節服

為名則王之車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

服旂常皆其職

掌若云從王服

袞從尸服冕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也郭景純注爾疋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

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一旌二旒故用六人也節服八人六人維太常故二人執戈送逆尸而從其後也虞夏傳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是祭天亦有尸也

明齋王氏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為王服袞冕而以

以六人維太常郊祀節服氏掌為王服袞冕而以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也康成以袞冕六人裘冕

二人為句遂謂六人袞冕從王之服二人裘冕從

尸之服夫袞冕裘冕王之盛服也節服氏以下士乃衣之以維太常執戈盾哉

乃衣之以維太常執戈盾哉

方相氏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

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臨川王氏曰凡陰陽之氣初則為利成功者退留則為戕月令季春國門之讎曰畢春氣恐寒氣留

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

周禮

裘冕可知矣
仲秋惟天子得
儺季春諸侯得
儺季冬則庶民
亦得儺曰時儺
則總三時而言
之也

伊川程氏曰人
主不可跬步離
正人蓋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
性故能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

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伏也。季冬命有司大儺。則辟一歲邪慝之氣也。氣留而申于物。則為裁為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馭之。使蕩而不留。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

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眡燕朝。

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東萊呂氏曰。夫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

不之擇者也。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

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

之際。抑末矣。穆王之用伯冏為大僕正。特作命書。

而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望之。其知本哉。此心不

繼。用造父為御。周遊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導侈

心者。果不出僕御之輩。口自言之。即躬自蹈之。人

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周官復逆。太僕與小臣御僕分掌之。以三官朝夕

王所。旋至而立達也。以天子耳目之司。寄之卑散

且分職徑達。而不關白于其長。何也。聖人立灋。本

無猜防羣下之心。惟出以至公。而盡萬物之理。故

姦弊亦無由生。章邯在軍。使司馬欣請事。而丞相

高不納。霍山領尚書。上書言其家者。屏不奏。權重

而職專故也。

上士四人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

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小事之命令也

若揖讓周旋之類

路寢聽事訖。適小寢。燕居。則小臣正其服位也。

王氏曰。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而天官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小臣掌王之小命。而天官內豎亦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此大小分職之義也。

王平仲曰。觀大僕小臣諸職所列。事無大小。皆有灋儀。雖在燕閒。必正服位。其防之也。豫其喻之也。微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而坐享其成。是故三代已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已下。澠家拂士。微色發聲而不足。

牲體之數。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牲則以豕左肩五箇。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王氏曰。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太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為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為諸臣言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逆雖為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是以御僕又云。諸臣之逆。庶民之復。是知復逆者。通上下之辭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灑之事。祭祀脩寢。王者之于祖禰。以神道事之。則有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

具而薦以新物。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然王者立七廟。而曰五寢者。易氏被謂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享祀者五。后稷為太祖。太王為高祖。王季為曾祖。文王為祖。武王為禰。此所以言五廟五寢歟。

王氏曰冕之制。後高前下。象天文南極與于北極也。

下士二人。冕制廣八寸。長尺六寸。上元而下朱。弁師掌王之五冕。

王之冕服有六。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此云五冕者。大裘冕與衮同。皆玄冕。朱裏。延紐也。綴于冕之上。覆者。紐。小鼻繩就也。每面貫以五采玉。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旒。所謂遠延也。五采纁以五絲絲為朱紘。以朱組紘。紘上綴于筓。下結于頤也。諸公九命。則用九就。每就綴九旒。如其命數也。璫玉。石似玉者。三采。朱白蒼也。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筓。朱紘。諸侯當作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謂侯伯子男。其纁旒亦玉璫。殿。玉筓。王

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筓。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夏為萬物壯長之時。人長而冠。故弁師屬夏官。不與司服同列禮典。然弁師下士。司甲下大夫。不以彼先此者。重元首而尊天子也。

易氏被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于眠朝。韋弁用于兵事。冠弁用于田獵。兵與田獵其用稀。皮弁則日以眠朝。此弁師所以特詳皮弁之制也。

皮弁視朝之服。會弁。縫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璫。象邸。以象骨飾弁內頂之皮也。弁經。王之弔服。環經。以麻為之。象邸。玉筓。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夏為萬物壯長之時。人長而冠。故弁師屬夏官。不與司服同列禮典。然弁師下士。司甲下大夫。不以彼先此者。重元首而尊天子也。

夏為萬物壯長之時。人長而冠。故弁師屬夏官。不與司服同列禮典。然弁師下士。司甲下大夫。不以彼先此者。重元首而尊天子也。

夏為萬物壯長之時。人長而冠。故弁師屬夏官。不與司服同列禮典。然弁師下士。司甲下大夫。不以彼先此者。重元首而尊天子也。

夏為萬物壯長之時。人長而冠。故弁師屬夏官。不與司服同列禮典。然弁師下士。司甲下大夫。不以彼先此者。重元首而尊天子也。

下大夫二人。司甲。闕。

王氏曰。書之費誓。言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及兵也。

中士四人，五兵戈、戈、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干、櫓之屬，辨其物用各有所宜也。辨其等制有長短大小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戈矛戟也，所以克敵。盾，干櫓也，所以衛身。戎備之最急者也。

下士二人。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法謂曲直長短之數。守之有人，藏之有府。

王氏曰：八矢二矢以配四弩六矢以配六弓上四弩用于攻守與戰此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則二矢以配四弩明矣。上言王弧以射甲革，榘質所以習武也。此曰殺矢鏃。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仲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服及其

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榘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其矢箛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

出以禦敵入以備用。弓弩成于陽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箛成于陰堅之時，故仲秋獻之。箛，盛矢器也。甲革，以革為甲，榘質，植榘為正。王弓，弧弓最強，故以授之。射侯，五十步之射。鳥獸，亦必近而後射。夾弓，庾弓稍弱，故以授之。學射者，使者勞者，弓宜得中。唐弓，大弓，強弱相等，故以授之。

疾，故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侯矢，用諸近射田獵。二矢，前重後輕而行。殺矢，鏃。侯矢，用諸近射田獵。

及遠，故用諸近射。田獵，增矢，莠矢，用諸弋射。二矢，前重後微輕而行。恒矢，痺矢，用諸散射。二矢，前重後微輕而行。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平，故用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周自武成大告而還，戢干戈而橐弓矢，未嘗以兵力雄天下。然除戎器，戒不虞，大易所謹也。故無事則用之以觀德，有事則用之于戰勝。常則禮容樂節，從容于反身求己之餘，變則穿札挽強，踴躍于射馬擒王之會。

射馬擒王之會。

射馬擒王之會。

射馬擒王之會。

射馬擒王之會。

射馬擒王之會。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扶拾。掌詔王射贊王

上士二人。繕之為言善也。諸器中擇其善者以共王用也。扶以骨為之。著右大指以拘弦。拾以韋為之。著左臂上以遂弦者。

弓矢之事。

中士四人。

橐人。箭幹曰橐。以所主皆弓。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

橐以給市材之直也。諸物名雖不同。必分為強弱中之三等。以人各有所宜也。

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

箛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素謂形濃初定。成謂飾治已畢。春秋獻之。程之

以時不迫。亦不怠也。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

下其食而誅賞。

中大夫二人。戎右充戎路之右者。王有征伐之事。則戎右驂乘。執兵被甲以充役使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

盟之事所以謀

不協戎右以禦

侮為職故以玉

敦共敵血也

王臨川曰金路

以賓亦謂之齊

車者敬賓如承

大祭也

之事。王乘金路。仍以革車從行。戎右則充其左。不敢曠也。

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

對辟。玉敦。盤屬。以供牛耳。盟者所執。割之以取血也。桃茢。以桃條為帚。以掃除不祥。皆戎右贊之也。

也。贊牛耳。桃茢。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

下大夫二人。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者。齊車。賓祭所乘之車。前之者。王車將駕。則立于馬前。備驚奔也。持馬。恐駭輿也。陪乘。驂乘也。

乘。

上士二人。道右充象路之右者。道車。王行道德之車。所乘以砥朝者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賈氏公彥曰。巾車。王路有五。下文馭僕亦有五。右

止有三者。田與戎俱兵事。祭祀乃齊。故以戎右兼

田右。齊右兼祀右也。

下文四馭言僕

此獨稱大馭者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

中大夫二人。

祀南郊祭天也。總言五路之法。行欲舒。故工歌肆夏之詩。以為節。趨欲疾。故

行。自大寢

至路門。趨

重祀也

魏氏校

王明齋曰在天

工歌采薺之詩以為節

鸞和皆金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取其聲為車行疾舒之節也

文有王良造父

以采薺趨自路門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服謂乘戎車者之衣服

等星非賢而善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凡巡守及兵

車之會亦如之如在軍也

馭多力者不可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

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以充是選故周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

禮設官皆以中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下大夫上士為

上士十二人

中士二十人貳車副車也從車從王之車也使車役使之車也三者皆公車故用公馬駕治謂習之也

校人以中大夫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

為之趣馬而下

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

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

皆用士人不幾

廄成校校有左右

八趣馬一馭夫

于襄乎不知趣

數方能給用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

馬得人周政以

八趣馬一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立蹶惟趣馬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人刺之文公駮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心塞淵僖公駮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牧之盛必曰思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無邪信矣馬政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之蕃不可無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大夫心術之良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戒二種則止有田驚矣。
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特，牡也。四之一，三牝一牡，欲其生之眾也。春祭

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凡大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林氏曰：周家牧養之濃，有養之于官者，有藏之于民者。司馬灋：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藏

之于民者，不仰國家芻秣，有事征討，田獵則臨時徵召，所謂國馬也。然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

家，未嘗不自蓄馬以給公用，所謂公馬也。自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皆從官給，而馬

政于是壞焉。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每草下士一人，良馬以駕五路者贊佐校人也。正之恐其有弗良也。齊飲食，欲其力之均也。簡差也。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駕以行稅以止，依次第以均其勞逸也。

之頒。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駕以行稅以止，依次第以均其勞逸也。

趣馬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並稱，何也？人主非廟堂聽決之為難，而深宮燕坐之

為患，非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侍御僕從順適其意為可慮。君心唯閒暇為易縱，臣言唯卑褻為

易入。于易縱之時，而謹易入之言，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其病處治之也。巫知馬祟，醫知馬疾，故相助為理也。下士二人，牧地草美泉甘之處，厲禁不使他物蹂踐也。頒謂授圍者使牧也。贊，虞人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凡田事，贊焚萊。

古人養馬各有其地，所謂牧田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者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沂渭之處，皆是。馬

雖在民，掌之亦有其官。少康所謂仍牧正是也。古者寓兵于農，但令農事弗擾，則孳息自蕃，故魯頌

美僖公稱其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可見脩農政則馬政自脩耳。自井牧之制廢。而馬不復養于民間。每閑下士二人。阜者。飼秣以時。使之壯盛也。供者。乘用有節。不致勞瘁也。馬三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歲曰駢。二歲曰駒。教使乘習之也。攻。治其蹄鬻也。一特。三牝。以阜之。安其血氣。時通運所以佚也。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每乘一人。養馬之所曰圉。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豐廋。始牧。夏序。馬冬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污穢也。馬久羣聚。癘疫生焉。殺牲豐廋。辟邪氣也。春和始牧。乘新草也。序。廋也。所以庇馬使涼也。獻馬。獻校人也。

獻馬。

麗耦也。馬貴則

飼養勞。故匹一

人馬賤。則飼養

逸。故麗一人。

土地有圖。則可

以知天下地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芻以飼馬。牧以放馬。聽圉師教令也。

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也。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中大夫四人。圖。如今之輿地圖是也。二者在九州之內。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

廣輪之制。人民

有數。則可以知

天下戶口登耗

之由。

六者在九州之外。

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

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莫不辨其數。要馬數者。別而計之。要者。總而計之也。

東坡蘇氏指掌圖序云。昔蘇秦按此以說諸侯。而

知六國形勝之所在。蕭何本此以相高祖。而知天

下阨塞之所關。聚米為象。馬援以度隗囂。建樓以

畫。德裕以服南詔。藩鎮強梁于河北。而險要詳于

吉甫。先零跋扈于隴西。而地形上于充國。規制華

夷。靡不由此。九州人民好惡不同。物產有無不等。貫而通之。使同享其利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

稽。在越州。今屬紹興府。其澤藪曰具區。具區。即禹貢震澤。今屬蘇州府。

其澤藪曰具區。流以畜

蒲魚。曰澤。水涸不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海曰川。水

耕而生草木。曰藪。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海曰川。水

司曲豈圭月

卷四

元

古香閣

荆豫雍商制也
職方之揚荆豫
青宛雍幽冀并
周制也商有幽
冀而無禹貢之
青梁周有幽并
而無禹貢之徐
梁此三代九州
之不同也
李氏嘉會曰周
九州與禹貢不
同者周時都雍
王畿不可以不
廣故合梁雍為
一州徐地狹隘
故并于青冀州

積而成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錫鉛類箭竹之小者通一州人民計之七人之中二為男五為女也
山澤多故為獸繁厥土塗泥故宜稻
按三江之說言人人殊班孟堅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為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縣入海為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為北江新安王氏主其說康成以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蘇氏軾主其說郭景純以岷江為北江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顧炎武主其說庾仲初則以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蔡九峯書傳宗之五湖之說虞翻以瀟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瀟湖兼太湖為五水經注以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上湖瀟湖合為五正義以遊湖莫湖貢湖菱湖胥湖合為五李氏圖以彭蠡洞庭巢湖鑑湖太湖合為五柯山以射陽丹陽彭蠡青草太湖合為五而張勃陸龜蒙輩又謂五湖即太湖夫洞庭青草屬荊州之浸固不得混加揚域而具區既列澤藪亦不宜重數太湖大抵楚州之射陽洪州之彭蠡巢縣之巢湖暨洮瀟鑑諸浸中更數其尤大之五者以當之庶有合歟

地壤最潤人民
殷繁舜時十有
二州已分冀為
幽并故周亦析
而為三
王臨州曰九州
之序禹貢始于
冀次以兗而終
于雍職方則始
于揚次以荆而
終于并者禹貢
言治水之序職
方言遠近之序
也治水之序自
帝都始然後順
水性所使自上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穎出陽城湛出汝州丹丹砂也齒象齒革犀革也
衡山南嶽今屬衡州府
雲在江北蕡在江南
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華山西嶽在今華陰縣
圃田在中牟
滎即今滎陽縣滎即今洛陽縣波出魯陽在今梁縣差出隨縣
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

而下故自堯至
雍而止以遠近

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五種黍稷菽麥稻。

言之則周之德

沂山沂水所出在蓋縣。望諸即禹貢孟諸在睢陽。淮

化自西北而南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

南為最遠之地

出桐柏泗出陪尾。沂出沂州沐出東莞。蒲水草其地多水故多蒲魚。

故始于揚終于

泗其浸沂沫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

并先遠而後近

也

雞狗其穀宜稻麥。

岱山即泰山東嶽也在今泰安州。大野在鉅鹿。河謂

職方所舉九州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物產與禹貢不

大河。沂即濟水。雷即雷夏。維即離水。

沛濟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同者禹貢詳邦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國貢物而職方

四種黍稷稻麥也。

所列則皆民間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

所利賴以為生

嶽山吳嶽也在今隴州南。弦蒲在汧陽。涇出涇陽

者故其義各異

也

汭出汧源。渭出鳥鼠洛出熊耳。玉石琅玕之屬。

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

馬其穀宜黍稷。

醫無閭在遼東今屬錦州府。獫狁在長廣今萊陽縣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

淄出萊蕪今淄川縣。時出般陽今臨淄縣。其地近海故多魚鹽。

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

四擾馬牛羊豕也。三種黍稷稻也。

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霍山在霍州。

楊紆未詳所出。漳出上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黨長子縣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其地多山故多松柏。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

恆山北嶽在上曲陽縣昭餘祁在鄆今屬太原府

虘呼池嘔馳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

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按禹貢之分九州以山川為界河也濟也海也淮也黑水也此以川為界也岱也荆也衡也華也此以山為界也周官之分九州以八方三河為界正南也正東也正西也此以四正之方為界也東南也東北也此以兩隅之方為界也河南也河東也此以三河之地為界也雍州地廣故不及西北而亦不言西南者是時雲貴之地未闢也

九州之士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因其東西

邱氏曰職方九

服而尚書周官

唯曰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又曰

五服一朝者蓋

衛服之外聖人

雖制之服而不

必其來故武成

敘諸侯之助祭

洛誥稱諸侯之

和會康王之誥

陳諸侯之聽命

周禮卷四

卷四

古香閣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九服即大司馬之九畿服者取服事之義也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

五百里曰藩服

止言五服而已

會集王之... 魯請封之... 心其來姑... 鄭曰六服... 周曰六服... 周曰六服...

君舉陳氏曰。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也。攷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其閒亦有戎狄錯居其中。如淮夷徐戎姜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閒。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豈盡入中國版圖耶。舉一隅則四海可知矣。鄭漁仲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鄙。即禹貢之甸服。納總秸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貢采男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蓋禹貢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方五百里。自其兩面數之。實無不同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六侯方三百里則七當作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

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

有

薛氏圖云。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此廣封也。職方兼附庸之地言之。蓋廣封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

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土方氏則用是法以授任地者

居宅者以建諸侯之邦國公卿之都鄙也土宜九穀所宜土化糞種所用任地授之以地任其耕種
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

也王之舍為之樹籬籬也
則樹王舍

謂蠻夷鍾蓄之夷四方之常貢遠人之異物來則逆之去則送之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

達其民以旌節達其貨以靈節委積所以備其用館舍所以安其居飲食所以順其嗜好
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中士八人津梁以時脩治使往來無阻隔也懋遷有無以相濟也權衡之輕重無異同也丈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

尺釜鍾之大小皆齊一也除怨惡者講信脩睦無相侵伐也同好善者敦仁尚義不為奇袤也
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中士四人道言也謂列國所行之政事與所向之心志悉言之于王使知其邪正也四方所傳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

道之善言善行亦為王誦之使知所取法也一歲之始布為教言使天下知所懲勸也
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四時所出之新物民之好

政教

惡所在命市納價以觀之以施其政教也

中士四人制者制其地域廣狹之形體也正者境界分明無相侵奪也析而不絕為華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

絕而不屬為離地無華離則地域齊而封疆正矣
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王者以萬方為一身一身不容有絲毫之間隔隔則血氣不通萬方不得有纖芥之阻梗梗則恩誼不屬故職方而外更立土方等氏五官土方以度其地懷方以來其民合方以通其情訓方以達其志形方以聯其勢而萬方之遠誠如一身之無所不貫矣

中士二人山林名物若羽畎夏翟陽孤桐之類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致猶獻也
使致其珍異之物

之等使出珍異以供王家也

明齋王氏曰。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異物者。蓋非常之物。必有非常之用。適欲用之。而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為玩好而常貢也。

中士二人。川澤名物。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之類。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

剛中鄭氏謂辨

中士四人。

遼師。原。同。掌四方之地名。辨其正。陵。墳。衍。遼。隰。之名。

其正。陵。十七字。作一句讀。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肥磽。美惡也。

物之可以封邑者。

山師。川師。原師。三官。不與司徒。山虞。川衡。等官聯事者。彼係王畿之地。各守其處。以收物產。地官之事也。此係九州之地。各掌其名。以致珍異。夏官之職也。

王氏曰。匡人達

中士四人。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

謂考禮正刑一

王命。

也。

中士四人。探者。探上德意以告天下也。道言也。

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

李氏觀曰。天下

之情欲上達。故

訓方氏之職。設

人主之志。欲下

通。故探人之職。

設古者君民一

體。上下交孚而

無壅遏之患。如

此。

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薛氏衡曰。職方之屬。自土方氏至遼師。乃建邦敷

教。安民懷遠之節目也。究其本原。則必有以大服

天下之心。然後政教四達而不悖。故匡人達灋。則

以遏諸侯作慝之私。探人誦王志。以動萬民內向

之志。使諸侯咸知有王。其國民共知有君。則九伐

之灋。可懸而不用矣。

匡人達灋。則邦國之臣。皆凜承乎王吏。探人誦

王志。則天下之民。皆內鄉于京師。此先王養諸侯

而兵不試之道也。齊魯之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于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立國莫大于兵

每都上士二人，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者，車馬兵甲都之所共者。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朝之官而掌都

政若諸子之所掌學若大司樂之所教國司馬大司馬之屬聽受其戒令也。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卿大夫采地。

正猶聽也。公司馬即國司馬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卿大夫之有采地者，王不特置司馬。

之惠矣。

自無太阿倒持

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掌其戒令。掌其政學而聽令于大司馬與都司馬同也。陳氏集說云：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賄，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于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澨，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季，宋之華氏齊之田氏，其調發禁令，悉自主之。而

國家不敢問，安得不與上競乎。瓊山邱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于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朝，受教于師氏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世之學止于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為具文也。

總論 及之陳氏曰：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

旅賁氏，自司甲至橐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射人至堂畜，則掌射而兼及鳥獸者也。自大僕至隸僕及諸右諸馭，則左右侍御僕從也。自職方氏至擇人，掌輿地，自內及外者也。小子羊人掌祭祀，則係焉。司燿行火政，則係焉。候人掌方治，則係焉。挈壺氏司夜令，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弁師掌冠弁，則又係焉。設官分職

或以類相從。或以事相補。故不必皆軍政也。
 明齋王氏曰。按易大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見也。于是雷雨作。而物與無妄。此天之政也。王者
 奉天討罪。救民水火之中。如雷霆之威。如時雨之
 降。天下之政。莫大焉。司馬所以稱為夏官也。粵稽
 虞廷。兵革罕用。分掌于六事之人。而未有專官。中
 古防患深遠。故特設夏官。掌政而專統六師。然觀
 夫職方險固等職。皆主于控制四海之大端。治亂
 者。以不抵于亂為務也。兵甲弓矢等司。必先于自
 衛。用兵者。以不可勝為貴也。大僕等官。以通達上
 下。司士射人。以辨論官材。伐無道。誅不義。以海宇
 奠安。進賢興功為急也。以至天子侍御僕從。輿服
 法駕。靡不統焉。而皆主于格王正厥事者。正君而
 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言兵者。率謂為武人之事。
 而治平尚文。則每輕之。殊不知吾民非此則不生。
 國家非此則不安。聖人治兵之始。其原出于天地

生生之心而已。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以
 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以用兵。夫豈勇
 夫悍卒。撫劍持戟之云。故苟有一毫功名利達之
 念。即逆天地好生之心。尚可與議周公夏官之旨
 哉。

周禮精華卷四終

